

“笔墨随时代”是清初石涛一段普通画跋中的话，200余年后却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家奉为圭臬的一种艺术观念，以及倡导艺术创新的至理名言。然而，笔墨如何随时代，随什么样的时代？“笔墨”是指狭义的中国画技法与形式，还是泛指中国画的精神与内涵？不同的解读使得中国画的面貌与走向居然大相径庭。这里当然不是要谈中国画，而是想把石涛的绘画观念移植到当下的文学批评中来。

文学与时代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但文学与时代在思想与精神上并不是一种同构与同质的关系。文学既有可能与时代同步，也可能走在时代的前面，还有可能是落后甚至于悖谬。文学有先进与堕落之分，时代亦有光明与黑暗之别，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不能把石涛的“笔墨随时代”简单地理解为“跟随”时代，有效地介入时代、表现时代以至于引领时代或许才更接近石涛之本义。因此，文学批评在面向与时代的时候，既不能脱离文学而在时代精神上凌空蹈虚，亦不能够囿于文学而置时代精神于不顾，文学批评的艰难与复杂状态由此而生。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感觉却是食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而不化，导致与文学创作严重错位。换言之，没有真正有效地参与到中国文学创作的进程中来。文学批评是独立于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一种更富于文学本体意味的文学，它的位置是在文学创作的最前沿，它的价值在于直接参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潮的进程，当然，它会给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提供最具现实意义的依据与互动的动力。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所达到的高度是不容置疑的，但在具体批评实践中的“生搬硬套”，却让近20余年的中国文学创作没能真正吸收它的非凡成果，不仅仅是水土不服，甚至是水火不融。这样讲并不是排斥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研究与借鉴，而是说，生搬硬套的结果只能使当代文学批评界在缺乏作家关注、没有读者参与的情况下自我狂欢或自娱自乐。亦可谓，批评未随时代。

石涛的另一句话是“夫画者，从于心者也。”就是说，思想、精神和情感才是最重要的。文学批评置作家鲜活的创作与时代的发展于不顾，而是囿于学术体制与学术规范，或沉浸在某一套理论批评体系与话语中不能自拔，这样的批评如何称得上“随时代”？比如画家黄永玉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在2009年第一期的《收获》上连载，至今已3年有余，并未见有太多批评关注。当然可能与神龙见首不见尾有一定因素，但完整的长篇大论可以没有，随笔呢，某一方面的情感还是应该有的。批评家，除了能够在自己的某一套理论批评体系与话语中自说自话外，对这样一部小说无动于衷，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实际上，文学批评要致力于承担在与创作的互动中建构代表着社会前进方向的理想与精神。

哈罗德·布鲁姆说，“想象性的文学处于真理和意义之间”，这就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所谓“文学批评当随时代”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引领作家与文学，积极参与与时代精神的建构，要用自己的道德理想影响作家、读者，进而影响时代风尚。文学批评不能够与所处的时代相融合，不能够用自己的思想与精神参与时代精神与理想的建构，这样的文学批评肯定不是好的文学批评，更遑论伟大的文学批评。莫言已经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了，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讲，这都表征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成就与高度。可是批评呢？苛刻一点说，恐怕连与世界对话的资格都不具备。学问可以教书，但很难批评，因为批评必须要“从于心者也”。

进入到社会历史分析。这也将证明左翼批评之外的社会历史分析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这种批评的使命，一言以蔽之，即是通过文学重建个人与共同体的关联。为共同体而奋斗的文学批评让我们彼此理解、互相关联，真实地生活在历史中的文学批评既是美的，又是政治的，因这是人性的批评、完整的、尊重人性等多个维度的批评。不消说，这种批评观无疑是一种调和，包含着辩证超越文学批评之分裂的冲动。

我这几年的初步尝试，是关注当代文学中的“反讽”，考察王朔、王小波、韩寒这条隐蔽的文学传统。“反讽”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历史转折的第一步，也往往是新的文学出现的第一步。“反讽”无法重建什么，“反讽”是虚无，是历史尽头的剩余，是崩溃了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焚毁一切的同时也焚毁自身，叙述变成狂欢般地编织并拆解的自我游戏。怎么借助“反讽”对于陈词滥调的清洗，同时穿越“反讽”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这个问题我暂时没有找到答案。我只是注意到在我们这个喜剧时代，王朔、王小波、韩寒笔下的主人公始终在路上漂泊，他们回不去了，似乎也无处可逃。

所以，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作为一个青年批评者首先要重建“青年性”，重新呼唤一种源于自由渴望的反抗冲动。如果回到文学或文学批评的场域探讨“青年性”重建的问题，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要打破目前这个通过“纯文学”、“文学自主性”、“学术化”、“学院化”等等概念所建构的话语封闭性。青年批评者应该摆脱一种过度职业化的话语惯性，把抽象、空洞而恶性重复的文学问题放置在一个更具共同关怀和责任意识的“公共性”的层面上来，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要改变这种状况（个人自由与集体无能同步增长）之可能性，有赖于 agora——这是一个既非私人，亦非公共而同时恰恰又更私人、更公共的空间。在这空间里，私人问题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相遇，不仅仅是为自我陶醉之快乐，也不仅仅是为通过公共展示而寻找某种疗愈，而是寻找一种集体操控之手段，其力量足以将私人提升出他们所遭受的私人性的不幸；这一空间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些观念，并形塑为‘公共之善’、‘正义社会’或‘共同价值’。”

谈”中提出以“文学为志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管对当代批评浅薄的理解和排斥如何甚嚣尘上，作为批评者的我们却应该有一份敬业之心，真正有效的批评从来就不会缺席于时代精神的建构，关键问题是我們是否值得信任。

至于什么样的批评才是好的批评，才是值得信任的批评，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没有肯定的答案。但是上述两件工作其实也大概可以代表我的一种批评理念。整理期刊目录属于一种历史研究的工作，而翻译出版青年作家的作品大概是一种当下批评的工作。我觉得真正有效的批评应该同时在这几个维度展开。好的批评应该有一种历史感，应该有“向后看”的意识，没有这种“向后看”，批评就容易沦为“时评”，当下就容易被“膨胀”，批评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遴选，而遴选如果缺乏历史的标准就很难沙里淘金。同时，好的批评也应该“向前看”，不仅在历史坐标中将位置找好，而且应该通过种种的比较、衡量、区隔，指出新的美学原则和新的写作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批评应该内涵三维的空间：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这是一种批评的“共时性”原则，没有这个原则，批评就会变得浅薄、轻飘，批评就无法完成其遴选和建构的使命。这大概就是我一直坚持的一种批评观念，并一直努力将其付诸于我的工作实践中。

“同时代”状态下文学批评与创作的理想关联：“他真是同感的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径，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同时代”的批评不同于文学史研究或处理历史人物，在后者的场合下，不妨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思考逻辑、历史贡献以及所处时代状况作全面的洞察与把握。然而，“同时代人”的立场，决定了我虽然作为一个评论者，但并不占据后来者的优势，因了然文学史的脉络与人物的结局自命“客观”、信心十足地褒扬贡献、指点欠缺，而更应该预测创作未来的丰富，“计划更好的途径”；也期待这种未来的丰富性能够摇曳多姿，并惊喜于“预测的落空”。

不管是创作还是批评，其实都是对生活发言。说到底，探讨同时代人的创作，既是追踪文学可能出现的“新变”因素，也是理解我们这代人的生命经验。

从个体出发 重返共同体

□黄平

代迎来了黄金年代，在于有着巨人般的关切。

父辈的文学批评无疑是光荣的传统，不过，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故事。对于我这一代人而言，建基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神话已然暴露出内在的封闭，然而这并不必然召回左翼批评。左翼批评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债务，缠绕着过于情绪化的恩怨纠葛。同时，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要警惕左翼批评蜕变成丧失左翼真正精神内涵的辩护术。文学批评固然应该向宏大的历史空间敞开，但不能被国家叙述所吞噬，不能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附属。文学批评的第一要义是“形式批评”，这将既区隔开业余读者的读后感式批评，又区隔开其他学科过于自负的跨界批评。同时，文学批评在“形式批评”的基础上反思“形式”的历史性，通过语言、情节与叙述形式的分析，

重建“青年性”

□何同彬

状，必须小心翼翼地复制自己的父辈和祖辈的老路。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即权力的让渡需要顺从者，而不是掘墓人。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青年是没有活力的、没有勇气的，他们必须“顺从”，借用鲁迅的话就是：“现在的青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派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

美国学者沃特森认为：“我们的时代和过去许多时代一样，上演着一个持续、残忍但又隐秘的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战争。”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特别重视年轻人和创新的时代”，但悄悄进行的却是“言论管制和现有秩序的维护。”所以，举目四望，当下能够诉求和实践反抗本性的青年人越来越罕见，很多的人未老先衰，早生华发，按照安全、固定的制度逻辑盲目而庸碌地消耗自己的一生。

什么是好的批评

□杨庆祥

社对此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其中包括香港的一些出版社和海外的几个出版机构；第二是宋耕教授将这个信息发布在相关媒体上后，收到了很多海外翻译家的回应，其中不乏比较著名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他们对翻译中国当代文学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结果我们遴选的16篇短篇小说很快就找齐了译者，并计划在2014年年8月前出版汉英双语版。在这个项目的合作过程中，宋耕教授坦言他们对当代文学的翻译很感兴趣，但因为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所以他们必须依靠值得信任的中国批评家为他们提供帮助。

这两件事情大概都是一个批评者最日常不过的一些工作。但是由小及大，却也能道出些微言大义。在一个批评家被边缘化、批评好像日益得不到尊重和信任的大众文化语境中，说实话，这两件工作让我对批评有了更多的信心。今天有些年轻批评家当然不可能有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激情和自豪感，但似乎也不必过于妄自菲薄而至于一种职业的虚无主义。我在《南方文坛》的“三人

文学批评的“同时代性”

□金理

能与文学史后来给出的“结局”不一致，无疑是一种审美与知性的冒险，“预测的落空”，是进行同时代史研究不可避免的宿命”，但这种工作表明了认识主体在具体、实际而流动的状况中进行选择、判断的高度紧张感，这一紧张感暗示着批评者内在于时代，就好像置身于长流里的石头，切身感受着河水的流动、砥砺、温度，它奔腾时的冲击力，或涓涓细流时亲密的抚摸，并且将自身的生命信息与能量传递给河流，以生命信息和精神能量的集结，聚合来回应时代……也许以上两种研究姿态都不可或缺，但我心意中具备“同时代性”的文学批评，更多指向后者。

在方法上，这种文学批评始终以建设性的态度，试图在创作“可能性的萌芽状

就批评谈批评，太空洞。从我最近做的两件工作谈起吧。

第一件工作是程光炜教授最近几年主持编撰了一部比较大型的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我和黄平负责其中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部分。因为条件和人力所限，我们仅仅遴选了比较重要的40余种期刊，时间跨度是1949年至1989年，我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组织一批研究生进行资料的查找、复印和校勘工作，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将这批目录资料进行了录入排版，结果让我吃了一惊，居然多达450万字，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等这一部分目录出版后，我们还想继续编撰1989年以后的期刊目录，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规模将会更加惊人。由此我想到的不仅仅是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设发展问题，这当然是编辑此等期刊目录的重要目标之一。我由此想到更多的倒是一个批评的问题，面对当代如此海量的文学作品，当代批评所肩负的重任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一代代批评家的工作，很难想象我们的文学史该怎么去书写，我们的经典该怎么去确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就是批评史，当代文学尤其如此。

第二件工作是近两年我和香港大学的宋耕教授有一个合作项目，就是想把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主要是“80后”作家的短篇小说翻译成英语结果出版。这个项目得到的热烈反应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首先是有数家出版

近年来我自己在从事文学批评写作时，关注的对象大多是我的同时代人。因了共同承受的历史事件、社会变革、同时代人会形成此一世代所特有的社会心理、文化品格、精神结构乃至群体意识，但无疑，即便共同于一段时空而存在于世界上，人与人之间也不可避免形形色色的差异。所谓的“同在”、“同时代”，并非假设同质、合流、无差别，而是预期在众数、多元、异质、个体、对等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参与、“不斉而斉”。且如董启章所言，正因为知觉得到差异甚至是鸿沟的存在，故而“必须为理解或沟通搭建一条可行的桥梁。这样的桥梁一旦建成并且被踏上，大家就有了成为广义的‘同代人’和‘同世界者’的基础”。19世纪的俄罗斯之所以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在于杰出作家和批评家是精神的旗帜上集结、比肩而立。文学尽管是“个人的事业”，但同样需要同时代人的嘤鸣激荡之声，相互应答、分享、承担和创造。

“同时代”不仅意味着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也指向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2000年秋天，我考入南昌大学，读中文系。当时，身边有三五好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起学习写作。彼时，我们并不了解时代的新变化，但皆深受先锋文学影响，一起写先锋诗歌、先锋小说，使用怪异的意象，玩弄叙事技巧，自欺欺人。现在想来，这些作品大都言之无物，形胜于质。为了写好先锋小说，我开始迷恋叙事学和后现代理论，搜集了大量中英文叙事学著作与后现代著作，读得晕晕乎乎，以为有得，如此过几年过去。大四时，我决定考研，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方美学专业，以为懂此就可以居高临下，势如破竹。

复旦大学中文系西方美学专业实力雄厚，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更是高手如云，我几年奔波于西方美学和西方哲学课堂上，大快朵颐。但读研究生期间，事情慢慢有所变化，我逐渐对中国古典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重心则是转向先秦经典。由于身处当下，所以希望看清当前的现状，明白自己的处境，希望能够看清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此问题我一直持续关注，以至于今一度曾自问以为已经看懂，但再反思觉得或许未必，还需要再深入，所以逐渐对庄子所言“天之苍苍其正色邪”有了较深的共鸣。云南人民出版社即将推出一套“80后”批评家丛书，我交的稿子是《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我所谓“三统”异于甘阳，乃指清代、中华民国和当下，“通三统”则是希望能通此三种传统，因为今天的诸多问题或发端于清末，而若能明白前面两种传统的得与失，或于当下有所裨益。这本书大致代表了近年我的研究范围、关注重心和志向。

读博士时我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博士论文以《晚清民初身家一国一天下体系变迁史》为题，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等为

青年批评家的批评观

现实中国

深海蛟龙(报告文学)……………陈新
作家人气榜
火锅子(短篇小说)……………铁凝
爱情之树长青(评论)……………张莉
好看小说
第三种传说(中篇小说)……………胡学文
溃口(中篇小说)……………郑局廷
手铐(短篇小说)……………严泽
警嫂的午后时光(小小说)……………林颖辉
新人自荐
空间几许(散文)……………戈悟觉
天堂里的爷爷(散文)……………常方源
顾彬诗一组(组诗)……………顾彬
简单爱(组诗)……………吴开展
天下中文
一片历史的青花——季羡林先生谈话录……………梁衡
在苏格拉底被囚处(散文)……………周大新
雾霾批判书(散文)……………杨文丰

真情写作
空间几许(散文)……………戈悟觉
天堂里的爷爷(散文)……………常方源
顾彬诗一组(组诗)……………顾彬
简单爱(组诗)……………吴开展
天下中文
一片历史的青花——季羡林先生谈话录……………梁衡
在苏格拉底被囚处(散文)……………周大新
雾霾批判书(散文)……………杨文丰

长篇小说
落叶——陈大戈传记……………王云林
中篇小说
此岸，彼岸……………周华诚
浩癖……………钱国丹
好看小说
当我们谈起星座……………鲁敏
减……………周建新
回家过年……………裘冬梅
特稿
色彩(中篇小说)……………黄亚洲
对话名家
陈村日记……………陈村
写小说是为了不死——对话陈村……………黄文婧

文坛评弹
让我跑一次吧！——在《杂色》的生态境遇中飞翔……王旭烽
走进江南
回不去的梦之剑刃风流……………安意如撰文 黄启后题图
怀人忆事
高空垂落的悲剧——纪念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程树栋

通信地址：杭州体育场路178号浙报大楼。邮编：310007。邮发代号：32-79。全年六期：90.00元。电话：0571-85117223(发行部)，85111970(编辑部)。

江南

2013年
第四期目录

文学港

2013年7月号
总第176期

热小说
秋天的愤怒(中篇)……………孙方友
替身(中篇)……………孙频
不安(短篇)……………毕亮
微笑的石头……………孙焱莉

深阅读
喝“刘伶醉”：想起竹林七贤，并祭关伟……………朱零
出生地……………黄金明

人间茶话
2月4日：人间有味是清欢……………王旭烽

新诗歌
笑与泪(组诗)……………李南
抒情(组诗)……………郭靖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79号苍水大厦五楼 邮编：315000
投稿邮箱：179731320@qq.com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0.00元 全年价：120.00元

作家网

ZuoJiaWang.com

上线十二年 与作家一路同行

以视频、图片、文字的方式

全方位报道作家。

无论是作家的创作，还是作家的生活，只要与作家有关的事儿，我们就迅速给予报道。

新闻、会议专题、人物专题、活动专题等视频表现形式，全面、透彻、深度报道作家。

作家大视野、作家访谈等视频栏目，让您感受作家的思考，聆听作家的高论。

作家网——作家的网站！

只要给我们电话，我们就在第一时间派人采访。

电话：18612791266

010-85766585

邮箱：18612791266@126.com

作家网：www.zuojiawang.com

广告

本期看点：报告文学《深海蛟龙》展现我国蛟龙号潜艇试验不断突破深海探索的辉煌壮举；铁凝短篇小说《火锅子》描写老年生活温馨动人；中篇小说《溃口》揭开危急关头官场所与民心的激烈较量；《第三种传说》以虚实相间的笔法表达被压抑又想发泄的社会心理。梁衡的季羡林访谈录和周大新的散文都深沉厚重启迪心智。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2013年第七期要目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篇篇好看，期期精彩！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2013年下半年本刊，每期一百五十二页仅8.00元，半年共六期定价48.00元，全国最实惠的原创文学月刊。如当地邮局不便订阅，可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发行代号：M428。销售热线：010-66031108,66076061。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